

大海的女儿

当代儿童文学名家系列丛书

颜一烟的生平和创作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PDG

目 录

生平和创作

自传.....	(3)
履历及创作概况.....	(83)

祝贺颜一烟从事文艺创作 64 周年暨 80 寿辰座谈会专辑

开幕词.....	何文今(94)
----------	---------

老骥伏枥，壮心不已

—贺颜一烟同志 80 寿辰和从事文艺创作

64 周年	韩 光(97)
祝贺信.....	北京中法大学校友会(103)
从贵族格格到优秀共产党员.....	何希曾(105)
中国妇女的骄傲.....	关 涛(108)
多才多产的作家.....	金紫光(110)
追求进步，追求光明.....	关纪新(113)
文品人品皆上品.....	谷斯涌(116)
我所知道的老烟同志.....	于 蓝(124)
一个高尚的人.....	刘庆俄(130)
毅力超群.....	袁文殊(134)
颜一烟的五个特点.....	谢和赓(137)
不老松.....	栗培良(139)
我们的“小秋瑾”	宋迪夏(142)
闪光的征程	
—读《盐丁儿》有感.....	孙 燕(146)

我见到您了·····	宗 昊(150)
爱心永存·····	关英虹(152)
新文化历史的见证人·····	张 正(154)
我不知道,我知道	

—为祝贺颜一烟同志 80 寿辰和她从事文艺创作

64 周年而作 ·····	杨忠源(156)
一朵盛开的牡丹花·····	德勒格尔玛(160)
我的幸福·····	颜一烟(164)
作家的另一面·····	余 彦(169)

关于《盐丁儿》及其作者

冰心来信·····	(181)
大海的女儿	

—《盐丁儿》读后·····	端木蕻良(182)
从《盐丁儿》获得的几点启示·····	谷斯涌(184)
《盐丁儿》给人以力量	

—读儿童小说《盐丁儿》·····	于 蓝(193)
独具匠心 异彩缤纷	

—谈《盐丁儿》的艺术特色 ·····	刘红莉 马骏骥(195)
理想教育的好教材——《盐丁儿》·····	章志高(204)
童年·人生·理想·····	顾 妍(206)
我们喜欢《盐丁儿》·····	苏 婧(208)
我们也要跳龙门·····	成都市青少年宫红领巾读书会(210)
《盐丁儿》反应强烈,获得普遍好评 ·····	徐寒梅(212)
要写活生生的儿童	

—读《盐丁儿》有感·····	刘庆俄(216)
鄢丁的成才之路	

—评《盐丁儿》的现实意义····· 刘庆俄(222)

投入大海的盐丁儿

- 记老作家颜一烟…………… 杨晓雄(228)
- 颜一烟讴歌“民族魂”…………… 张兆南(239)
- 她在讲述自己的童年
- 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颜一烟…………… 邓加荣(241)
- 《盐丁儿》及其作者
- 访颜一烟…………… 杨世铎(244)
- 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女作家
- 读《盐丁儿》…………… 李天喜(246)
- 春蚕到死丝方尽
- 记优秀共产党员颜一烟同志…………… 米福林(248)
- 我愿意为儿童写作…………… 颜一烟(252)

良师益友

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我成长

- 庆毛主席百岁华诞…………… 颜一烟(261)
- 邓老师永远活在我心中…………… 颜一烟(272)
- 忆郭老…………… 颜一烟(277)
- 我们延安的康大姐啊…………… 颜一烟(290)
- 谢谢老同窗…………… 颜一烟(292)
- 我的一对好朋友…………… 颜一烟(295)
- 应该尊重的老教授…………… 颜一烟(314)
- 告慰英灵…………… 颜一烟(319)

生平和创作

自 传

我出生在清代一个封建贵族家庭，满族，正黄旗，是所谓‘皇亲国戚’。本姓‘颜札’，醇贤亲王的第二侧福晋‘颜札氏’，就是我们家的老姑奶奶。虽然我出生时已经是‘民国’了，可



颜一烟的母亲

是我们家关起门来还是过着封建的清朝贵族生活。尤其是我的祖母，对于清朝的灭亡，一直耿耿于怀，颇不甘心。她听说我二舅在日本参加过‘同盟会’，就迁怒于我的母亲，百般折磨她，好像推翻清朝的就是我的母亲。我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、出入有汽车的生活。家里一些人都管我叫‘大格格’，但我的童年从没有过欢乐，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。我祖母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，她偏疼我的哥哥麟哥儿，

管他叫‘文曲星’；对我则是恨之入骨，说我是‘赔钱货’，骂

我是‘扫帚星’，后来干脆就叫我‘盐丁儿’，意思是‘嫌（咸）透了’！明明是哥哥弟弟（叔父的孩子）们干了坏事，却打骂我来出气。有一次哥哥在一幅家传的十分珍贵的字画上洒了一碗汤，连他自己都吓哭了，祖母却把他紧搂在怀里，亲了又亲，说：“心肝，宝贝儿！别怕！再给你盛一碗。”却反而责骂我，说是我把麟哥的汤碰洒了。我不服，顶了嘴，就被打了一顿。连祖母的一只心爱的哈巴狗死了，都说是我‘妨’的。有一回，祖母不知为什么事不高兴，发脾气，母亲怎么伺候都不



两岁时的颜一烟

行。我这时候去请安，祖母一见我，就拉着长脸瞪着眼睛叫：“盐丁儿！听着，我还盼着有朝一日能再选秀哩！瞧你这丧气样儿，能进得了宫？我们家的家风全叫你败坏了！给我打！”不知为什么要打我，谁也没动。祖母拿水烟袋的长嘴指着母亲叫：“打呀！你的手叫狗吃了？”

母亲只好朝我脸上左右开弓打了两个嘴巴。

祖母青筋暴跳地大吼大叫：“使劲打呀！好

啊！你这乱党窝里出来的贼胚子，还想来破我的家规怎么着？”那胳膊不知怎么一挥，把水烟袋碰下去了，正砸在母亲的头上。母亲在祖母跟前连叹口气的权力都没有，只好使劲抿着嘴，把我按在地上，狠命地打了起来。我都觉不出母亲打的我是不是

疼了。我只觉得有像小雨点儿似的水珠，一滴一滴落在了我的脸上。这是母亲的眼泪，还是从母亲头上流下来的血呢？！

晚上，母亲伺候完祖母，回到自己房里，不吃饭，也不说话，两眼直愣愣地坐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奶奶！奶奶！①您的头上还直流血哩！疼吗？您说话呀！奶奶！”母亲的两只大眼睛还是直愣愣的，我怎么叫，她也不动一动。刘妈端着又热了一遍的饭菜走来了，一边往桌上摆，一边说：“吃点儿饭吧！这都是热了第三遍了！”我也跟着劝：“奶奶！您吃饭吧！奶奶！您一天没吃饭，不饿吗？”母亲还是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。

刘妈给盛上饭，又把菜给夹到碗里说：“瞧格格多懂事，看在格格份儿上，您就吃点儿吧！”我一听刘妈这话，就更加‘懂事’地说：“奶奶！您快吃饭吧！您要是饿坏了，我就没有奶奶啦！”刘妈叹了口气：“唉！您想开点儿吧！自个儿的身子骨儿要紧，冲着格格您也得吃两口。您要是有个好歹，格格可就没人疼啦！”

我一听这话，大叫一声：“奶奶！奶奶呀！”扑通跪在了母亲的脚下，抱着母亲的腿大哭起来。

母亲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，紧紧地搂住了我，搂的是那么紧呀，紧呀，我也用两只胳膊紧紧搂着母亲，亲呀！亲呀！亲。

母亲轻轻地给我揉着白天挨打的地方，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了她的手上。

我给母亲擦着眼泪，劝她：“奶奶！您别哭！我不疼！真的，一点儿也不疼啊！”

母亲亲了亲我说：“可怜的孩子！受奶奶连累了！”

刘妈忽然从母亲怀里抢过了我，抱起来就往外走，一边说

① 满族，管母亲叫‘奶奶’。

着：“咱把姑老爷^①请来！”

父妾的屋里，山珍海味摆了一桌子，父亲正和他的妾在一块，吃夜宵哩。刘妈一进门就说：“姑老爷！我们姑奶奶病了，您回屋瞧瞧去吧！”

我也赶紧说：“阿玛！^②请您看看奶奶去吧！”

刘妈跟我连推带搡把父亲算是给请来了。刘妈指着母亲头上的伤说：“姑老爷！您瞧我们姑奶奶脑袋上的伤，还直滴嗒血哩，您赶紧叫人去请个大夫来给瞧瞧吧！”

谁想父亲竟朝母亲说：“你为什么又惹老太太生气呢？连做媳妇的规矩都忘了？就因为你们家出的那档子事儿，老太太压根儿就不戴见你，过府以后，你又不说多顺着点儿上头的心意，你呀，这都是自找！叫我有什么法子呢！”说着就要走。

我奔过去，一把拉住他，叫：“阿玛！您别走！您请个大夫给我奶奶瞧瞧吧！她头上还流血哩！”

“去！真是个盐丁儿！”父亲甩开我的手，大步走出去了。

我气得一跺脚：“干嘛都叫我‘盐丁儿’！”

“唉！是嫌你呀！盐丁儿不是最‘咸’的吗？”刘妈说着又转向母亲，愤愤不平地说。“姑奶奶！您也太老实了！他这么对待您，您就不能回他几句？”

“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咱们行事不能越过一个‘礼’字呀！”母亲就是这么逆来顺受。刘妈可不管这些，她说：“我不懂什么‘礼’！他天天回来往姨奶奶^③屋里一扎，他那叫什么‘礼’？”

“太丈夫，有个三妻四妾，也是在‘礼’呀。”母亲说着又‘咳咳吭吭’地咳嗽起来，咳嗽得那么厉害，好像把心肝五脏都要咳嗽出来似的，我看着挺害怕。

① 刘妈是母亲的陪房嬷嬷，所以这样称呼父亲。

② 满族，管父亲叫‘阿玛’。

③ 佣人们称父妾为‘姨奶奶’。

刘妈赶紧倒过来一碗水，一边给母亲捶着背，一边说：“唉！辛亥那年遭的那场事儿^①，就哭伤了！过府来又得不着将养，还成天价受气，铁打的身子骨儿也经不住啊！做下病喽！好姑奶奶！想开着点儿吧！自个儿的身子骨儿要紧啊！”

我捧着盖碗劝母亲：“奶奶！您喝口水吧！”

母亲咳嗽得轻些了，刘妈服侍她睡下去了。

我的穿着打扮，也总是要和哥哥弟弟们一样，最不爱涂脂抹粉、满头珠翠、一身描龙绣凤那一套。有一天早晨，刘妈拿着一件绣着凤凰牡丹的粉红色旗袍叫我穿，还拿了一朵镶着各种宝石的、五颜六色的大珠花要给我戴。还说：“今儿个老阳儿打西头出来了，老太太赏了你一朵大珠花，来，我给你戴上。”我说什么也不戴，花旗袍也不肯穿，刘妈拗不过我，只好就这样领着我给祖母请安。

祖母坐在‘祖宗板子’底下的供桌前，正喜笑颜开地说：“大清朝命不该绝，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差遣了‘辫帅’出来保驾，这位‘辫帅’姓张，是翼德张三爷的嫡系子孙，他挥动着丈八蛇矛率领着‘辫子军’开进北京，逼着大总统退了位，还政于朝廷，咱们的小皇上又坐了龙庭。从此要光复旧物、恢复祖业了——这是咱们家的大庆啊！^②一屋子人都给她道喜，她一看见我，立刻就火了，喊了声：“盐丁儿！过来！”叫我跪下，训斥我：“天子坐了龙庭，跟着就要选秀了，你这丧气样儿，能入得了选吗？给你送去的珠花为什么不戴？绣花旗袍为什么不穿？忤逆！家规全叫你败坏了！给我打！”

叔父赶忙跨前一步，恭恭敬敬给祖母请了个安，说：“老太太！今儿个是喜庆之日，不宜……”

正好，管事的福大爷捧着个红漆盒子，满头大汗地过来了。

① 辛亥革命时，外祖父母和大舅、二舅都死了，母亲哭得很厉害。

② 这里指的是1917年7月的‘张勋复辟’。

祖母一见就斥问：“怎么这么慢？”福大爷捧着那个盒子说：“回老太太话，真不好找啊！抢得快极了。我跑了好几处都说卖完了。后来我跑到戏班子去，好说歹说才弄了两条来，人家不卖，说这是看咱府上的面子哩。”

祖母忙说：“快给缝上！大老爷等着上朝给小皇上叩头、贺喜去哩！”福大爷又朝父亲道：“这是拿马尾儿做的，老爷可别嫌弃呀！”父亲说：“算了！算了！快给缝上吧！”

母亲忙把一条马尾做的长辫子给缝在帽衬上。

父亲把缝着马尾儿辫子的帽衬扣在头上，然后再戴上官帽，就上朝去了。

祖母问福大爷：“府门挂上黄龙旗了吗？”

福大爷：“一听见讯儿，我立刻就给挂上了。”

祖母满意地点点头，又问：“大街上呢？”

福大爷以为还是问黄龙旗，就回答：“大街上也都挂上黄龙旗了，不少都是在纸上现画的哩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人都又换上了旗装，在紫禁城出出进进的，尽是几品顶戴的王公大臣。——街上还传着一个讯儿。”

“什么讯儿？”

“说是又不叫‘民国六年’了，改国号‘宣统九年’。”

祖母拍着巴掌笑：“好啊！”

福大爷接着禀报：“这是关帝爷显圣，骑着赤兔马、举着青龙偃月刀护驾，黎元洪大总统吓得跑进了东郊民巷，钻进日本使馆里去了。”

祖母乐得直叫：“阿弥陀佛！”福大爷又回禀：“卖报的满街嚷嚷：‘瞧《宣统上谕》啊！六个子儿卖古董啊！’”祖母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福大爷说：“不明白。”

祖母又问：“叫你定的戏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这两天不行，各府门里都要唱堂会庆祝，安排不过来，说

等角儿齐了……”

祖母打断他：“为什么不先安排到我这儿？”

福大爷忙陪笑：“戏班子人说，应咱府上的差使，不能随便地凑合。文齐武不齐的，不敢来伺候老太太！反正皇帝坐龙庭不是一朝一日的事，等名角齐了，给您连唱三天。”

院子里搭了老高老高的天棚，北面房顶上搭了看楼，南面搭了个大戏台，可是一直等到皇帝的龙庭都坐了十一天了，名角才齐，这才开台唱戏。

这天的戏码，除了《跳加官》、《连升三级》这一类的戏外，派得最多的就是关、张的戏——他们不是保驾有功吗？《夜战马超》、《古城会》都唱过了，接着上的是《龙凤呈祥》。

‘乔玄’踩着锣鼓点儿一上场上，我一看，是叔父，不觉扯着母亲的衣襟，指着台上高兴地叫：“爹爹！爹爹！”^①

祖母正吃着一碗冰镇玻璃粉，这时候，瞪了我一眼，把手里的碗使劲往眼前茶几上一墩。

母亲微微朝我摆了摆手。

麟哥和弟弟们，吃着唱着，嘴里还随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‘咚咚锵’、‘楞咯哪’地大吵大叫。吵得别人都听不好戏。这，祖母怎么不管呢？

母亲伺候一阵子祖母的吃喝，又站在她旁边拿把檀香扇轻轻地给她扇风。扇着扇着，忽然，她身子一晃，就要倒。婶母一看，母亲满头虚汗，脸色都发青了，就一边扶着她，一边跟祖母说：“请示老太太！我大嫂身体不舒服，叫她回房歇歇去吧！”

祖母略微睁睁眼往戏台上看了一下，又闭上了眼睛品戏味儿。婶母又轻轻说了声：“老太太！请示您……”

祖母又端起碗来在嘴边慢慢抿了一口，这才出了声：“嗯，天子坐龙庭，皇恩大赦了，赏她个座儿吧！”

① 我们管叔父叫“爹爹”。

母亲请安谢了赏，才在个雕花的绣墩上斜着身子跨了一点边儿。

台上，叔父扮的‘乔玄’正在唱着，父亲从外头回来了，冲着戏台挥着手叫：“煞戏！煞戏！”锣鼓立刻停住了，‘乔玄’带装就跑下台，跟着听出了什么事儿。

父亲跑到祖母跟前说：“小皇上又退位了！”

祖母一惊：“龙庭坐了还不到十二天，怎么就退位了？”

父亲说：“段国务总理^①自任‘讨逆军总司令’，在天津马厂誓了师，就攻进了北京，辫帅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。”说着，就把他那马尾儿辫子使劲揪下来扔在了地上。

祖母急问：“那你呢？”

没等父亲回答，叔父在一旁插了嘴：“他呀，官运亨通，小皇上登基，他有世袭；段祺瑞上台嘛，——他本来就是段的大红人，这下子更得升官发财了。”

我叔父有三个孩子，都是男的，他最想要个女孩，所以就特别疼我。他不作官，早先靠祖遗的财产和他生下来就取的‘俸禄’。清朝倒了，俸禄撤了，他的生活，主要是靠我父亲，他就呆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干——不对，他还干两件事：一件是抽大烟，一件是唱戏。

叔叔请了几位‘文武场’，天天在外书房吊嗓子、唱戏。有一回，他们要唱《汾河湾》，可是没有去‘薛丁山’的。叔父看看我，问他们：“叫我们大格格来，怎么样？”拉胡琴的大叔说：“大格格能唱，敢情好。只不过府上的格格上台唱戏，老太太能让吗？”叔父说：“嗨！老太太眼神不济，戏台离得远，她看不清啊！戏单儿上不印她的真名儿就没事儿。”说着就扭过身问我：“大格格！你敢不敢？”

“敢！”我大声答应着。说真的，祖母把我脑袋上打了几个

^① 指段祺瑞。

大包我都不怕，唱戏又不疼，我干嘛不敢。

叔父就给我说戏了：“这出戏叫《汾河湾》，要叫你去的是薛丁山，我去的是你父亲薛仁贵……”

拉胡琴大叔给解释说：“这都是假的，是唱戏。”

可我多愿意这是真的啊！刘妈不是说女的不能当男的吗？我这不是当了男的了？哈哈！我当了男的了！我再不挨打了！我母亲也再不受气了！”

叔父一句一句教我，拉胡琴大叔也一边拉一边教，我用心学、拼命练。没多少天，就把这出戏学会了。叔父乐得闭不上嘴，抱起我抡我在满屋子里打滴溜儿转，文武场立刻吹打弹拉奏了起来，这个乐呀，真是给个皇上我也不换！叔父说：“好好练，等老太太过生日唱堂会的时候，咱这个戏就上台。”

可我等不了，干嘛先给祖母唱呢？我要先唱给母亲听。回到屋里，母亲正吃晌饭，我也不吃饭，一定要先唱戏给母亲听。我就口拉胡琴唱了起来：

那雁来了一群雁，
排列成行飞在天；
慢慢拉弓搭上箭。
只见双雁落面前……

母亲拍着巴掌说：“好极了！好极了！”尽管我唱得荒腔走板不搭调，可母亲觉着比仙乐还好听，她笑啊，笑啊，连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我头一回看见母亲这么高兴地笑啊。

“也不是哪个溜沟子舐腚的缺德鬼给告诉老太太了……”刘妈的话还没说完，吉祥姐姐就跑了来，说：“老太太又发脾气了，叫大奶奶大格格快点过去哩！”

祖母坐在太师椅上，两手捧着一串素珠，一个一个拨拉那

些珠子，嘴里一边念叨着什么，听着我们进了屋，她眼也没睁，狠狠地说了声：“跪下！”

母亲拉着我跪下了。

多半天，祖母一拍桌子吼了起来：“世上三条丑，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！戏子是‘下九流’——我们是官宦之家，书香门第，敢叫大姑娘唱戏！今儿个我可要替祖宗好好教训教训你们！……”

婶母这时候急急忙忙赶来了，走到祖母跟前，轻声说：“炕也扫干净了，褥子也铺好了，请老太太过去歇晌吧！”“还歇什么晌？都快把我气死了！”

婶母直替母亲求情：“我大嫂身子骨单薄，您就饶了她这一回吧！”

祖母斜了母亲一眼：“老鸹窝里飞不出金凤凰来！——就凭她那个家！哼！瞧见她我就来气！”

婶母忙劝说：“得了！您先歇晌吧！有什么话回头再说！”搀起祖母到她卧房去了。

有拆庙的，就有烧香的。不知道哪位积德行善的好心人告诉叔父了。

叔父溜鸟刚回来，提溜着鸟笼子就来了。我一见叔父，立刻跟叔父一块，把母亲给扶了起来。叔父朝母亲说了句：“大嫂！您快歇晌去吧！”拉着我就往祖母卧房走。母亲跟在后边，轻声说：“老太太歇晌儿哩！可别惊动了她！”

“我就是要叫她听！她睡着；人家跪着，天底下没这个理儿！”说着，已经到了祖母的房门口，叔父冲着里头喊：“我说，您听着：教大格格唱戏的是我；逼小皇上退位的是段祺瑞，别把邪火往大嫂身上撒！”作了个手势，叫母亲快走，然后又回头朝那屋喊：“还告诉您说：‘我就是‘下九流’！大格格的戏我是教定了！”

我问叔父：“爹爹！什么是‘下九流’呀？”

叔父说：“走！我领你见识见识‘下九流’去！”

叔父领我去的那个地方，他说叫‘江西会馆’，有戏台。叔父先把我带进了后台。一个正往头上戴帽子的人，看见了我，就叫：“大格格来了！快过来！”

我一看，怔住了。“怎么不认识了？”他摘下胡子，叫我仔细看。

“哎呀！言三叔！我认出来了，高兴地拉着他叫：“言三叔！您在这儿干嘛？”言三叔说：“我唱戏呀！”我奇怪地问：“您也唱戏？”言三叔说：“对！我们都唱戏。我们办了个票房，叫‘言乐会’，我跟你爹爹，还有你俩五大爷，都是发起人哩。瞧，坐在那儿端着个小茶壶喝茶的不就是你俩五大爷？”

我一看果然是，叫了一声“俩五大爷”。刚要过去，扮“柳迎春”的大叔走到我跟前说：“大格格！你爹爹要上妆了，叫我领你到前头听戏去。”

头一出戏已经唱完了，台上的锣鼓家伙打得挺热闹。‘柳迎春’大叔告诉我：“这出戏是言菊朋老板的《捉放曹》，你爹爹配‘吕伯奢’，好好听吧！”他说的言菊朋老板就是言三叔。

这出戏我看得挺生气，那个大白脸太坏了！我爹爹杀猪打酒要请他吃喝，他却把我爹爹给杀了！

下一出，‘柳迎春’大叔又告诉我：“这出是红豆馆主的《问樵闹府、打棍出箱》。”

我问：“红豆馆主是谁！”

“就是你俩五大爷，他去范仲禹，王长林去樵哥，钱金福去煞神，真是珠联璧合，难得的好戏呀！”

我不懂什么叫‘珠联璧合’，也不知怎么‘难得的好’。不过，看到后来，他们从一个大箱子里把俩五大爷给拉了出来，可真太逗了！我忍不住拍着巴掌喊：“好啊！好啊！”

坐在回府的马车里，我猛然问叔父：“言三叔也是‘下九流’吗？”